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39期

2009年10月30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巴基斯坦纪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钱雪梅

2009年10月12—18日，我访问了伊斯兰堡和拉合尔。在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协调和安排下，走访了外交部、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国际伊斯兰大学、法蒂玛女子大学、旁遮普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拉合尔管理科学大学政治学系和哲学系、《特快新闻》(Express News, 拉合尔)报社，以及地区研究院(IRS)、伊斯兰堡战略研究院(ISSI)、伊斯兰堡政策研究院(IPRI)、政策研究院(IPS)、公共政策和管理中心(CPPG, 拉合尔)等智库，在拉合尔还参观访问了在伊斯兰世界享有盛名的宗教学校贾米亚·阿什拉菲亚(Jamia Ashrafia)。访问期间，我对巴政府官员、学者和研究人员、新闻记者等进行了访谈，现将讨论内容和访问观感综述如下。

一、巴基斯坦政局和塔利班问题

从去年4月扎尔达里领导的人民党政府执政伊始到今年10月16日，巴发生了121起恐怖袭击事件（平均每个月发生6.54起），造成共计1896人死亡，仅10月份的爆炸袭击事件就有近200人丧生。站在外部从数字来看，巴政治局势和国家安全态势格外严峻。

不过，通过在当地的观察和走访发现，巴国家远非某些西方媒体宣称的那样



“濒临崩溃或解体”。巴各方人士都承认这是巴极其困难的时期，国家和人民正在经历着建国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但他们都强调，在打击和反对恐怖主义势力的问题上，巴民众已经达成共识并且团结和动员起来，政府打击恐怖极端分子的决心已定，巴基斯坦一定能战胜国家和人民的敌人。

巴官员和学者一致认为，发动恐怖袭击的人既没有宗教也没有国家，他们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关于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问题，学者们更多强调其成因，强调巴是受害者。一方面，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期间，美国参与培育了塔利班势力，美国当时称这些反对苏联的地方武装为“穆贾希丁”（圣战勇士），而苏联撤退和解体以后，这些人不再具有利用价值，9·11以后就成了恐怖分子；巴也受到制裁。另一方面，巴阿边境的部落区有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即便是伊斯兰信仰也没有完全改变其政治体制，殖民时期英国人没能在该地区建立有效的统治，也是依靠部落长老力量进行管理；巴独立以来名义上的巴阿边境线并不能阻断该地区普什图部落之间传统的联系和往来，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自然造成了阿富汗塔利班成员逃散到边境地区。

有官员和学者提出，“塔利班”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特定政治含义和价值判断的称呼，但实际上在巴这样一个穆斯林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塔利班”原本只有一个含义即宗教学校学生，而绝大多数民众都曾经在宗教学校学习过。这是以前巴部分民众同情塔利班的原因，也是许多人反对穆沙拉夫加盟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的原因。但是随着巴国内恐怖极端暴力事件的不断增加，民众越来越认识到激进武装和极端势力的危害，今年春夏的斯瓦特河谷军事行动是一个界点，自那以来，巴全民实现了空前团结，主要由一些激进极端组织结成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和运动，被视为国家和人民的敌人。

“塔利班”现在是困扰巴安全和政治局势的重要力量。不仅在部落区，而且在旁遮普省南部，都有塔利班组织和运动的兴起。巴官员和学者还强调“印度塔利班”。巴官方称已有确凿证据证明，在部落区等地策划和实施恐怖袭击活动的塔利班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穆斯林，他们在印度接受培训，被印度军方派往巴部落区，并且接受印度的资金武器支持和指挥命令。

关于10月16日在南瓦济里斯坦地区发动的“拯救之路”军事行动，巴学者和官员认为，只要塔利班等诉诸暴力的极端势力不肯向政府和人民投降，对其实施军事打击就是必然的和理所当然的。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恢复政府对局势的控制，恢复社会生活秩序，给人民提供安全保障，而不是彻底清剿极端分子。实际上彻底清剿是不可能做到的。以美国之强大，也未能在阿富汗清除塔利班。只要恐怖极端势力改变立场，放弃同国家、人民为敌的做法，不再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政府和谈的大门将会打开，因为无论如何，一国同胞自相残杀是十分可悲的，应



该全力避免。

关于军事行动可能持续的时间，政府和军队公布的计划是5—8周。但是学者们的估计要更加保守一些，认为行动可能会持续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他们预计在这个过程中，恐怖极端武装可能加大报复力度，在巴各地制造爆炸恐怖事件。但他们相信，这些报复行为不会动摇政府、军队和民众的信心和意志。

关于中央政府的权威，巴官员、学者和民众对穆沙拉夫的评价普遍很低，许多人认为穆沙拉夫应该为今天巴困局负主要责任。就现政府而言，学者和个别官员毫不掩饰对现任总统的意见，对他的能力和行为动机颇有微词，认为他之所以能上台是美国幕后操纵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总理吉拉尼是能干的、热爱巴基斯坦的，巴军队是值得信赖的。

二、巴基斯坦的对外关系

巴官员和学者普遍强调中巴友好及其重要战略意义，他们对中国寄予厚望，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十分强大，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乃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认为这是时代和世界对中国的召唤，无论中国自己是否愿意。有官员特别赞赏10月中旬巴总理来访时胡锦涛主席给予的明确支持，认为这增强了巴打击恐怖极端主义力量的信心。也有官员提到，中国同印度的接触往来日益增多，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巴有民众对此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是他们强调巴政府和民众绝不会做有损中国利益的事情。

关于中巴友好关系的未来发展，巴官员和学者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中巴友好不能仅仅是一种观念，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政府和战略层面，而应该落到实处，渗透到普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增进民众、学者之间的交流了解，促进全面理解和深层合作，以确保中巴友谊和伙伴关系的世代延续。事实上，在美印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巴中友好应该进一步加强。因此，他们希望，在保持和发展已有的军事和战略合作的同时，加强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国政府和公司企业应该加大对巴经济援助力度，帮助巴发展社会经济，使巴民众能够随时随地真实地感知中国在巴的存在；中巴文化教育界、新闻界应该进行密切的沟通，努力建立起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机制。

关于巴美关系，10月中上旬围绕《克里—卢格法案》(Kerry—Lugar Bill, KLB)，学界和新闻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部分官员、智库研究人员和学者对此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认为该法案将严重侵犯巴主权，巴驻美大使因此成为众矢之的。但也有少部分学者和专栏作家提出，该法案是美国第一次认真地想要建立建设性的、立足长远的美巴关系的努力。还有学者指出，巴政府的虚弱地位使得它



不得不接受这个法案，因为政府需要这笔援助（5年总计75亿美元），但它会进一步加重巴对美的依赖，对此政府应该有清醒的认识。10月中旬以来，IPS所依托的伊斯兰促进会（Jamaat-e-Islami）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美国滚出去”的运动，还计划要就KLB进行全民公投。

巴国内在巴美关系上意见和立场分歧十分明显。许多官员、学者和新闻记者们一再提起美国的不可靠及其对巴政策的功利主义性质，强调过去30年美国自私的政策对巴造成的伤害和遗留的祸患，因而认为巴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别再为美国所用，以免终有一天再次被美国弃若敝屣。他们还指出虽然奥巴马提出了“阿—巴（Af-Pak）新战略”，但是却更多依赖和扶持印度在区域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印度塔利班侵害巴安全的活动视而不见。但也有个别学者相信奥巴马政府真心诚意地想要建立同巴的长期建设性合作关系，帮助巴发展社会经济，巴民众应该放弃和改变成见，抓住发展机会。

巴官员和学者对印度和阿富汗卡尔扎伊政权普遍持否定态度，不过程度不同。印度被视为敌人，而卡尔扎伊则被许多官员和学者描述为忘恩负义者或者美国的傀儡。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严重的利益分歧，南亚区域合作难有实质性内容和重大进展。但CPPG主任提出“大南亚”（Greater South Asia）概念，包括南亚各国、海湾地区和中亚地区，其主要依据是大南亚地区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密切的交往历史和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据他介绍说，这个概念在美国学界正逐渐被采纳，不过他同时强调这个概念更多是学理性概念，不具有任何政治预期。

三、其他收获和印象

(1) 通过对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拉合尔的贾米亚·阿什拉菲亚、拉瓦尔品第法蒂玛女子大学的参观访问，对巴基斯坦社会文化、麦德莱塞的现代发展和改革、伊斯兰教育的定位等，有了新的认识。(2) 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巴人民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3) 虽然安全戒备森严，到处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和巷战工事，但士兵们一般神情悠闲，民众生活秩序基本正常，看不到惊慌和恐惧。(4) 中国学界与巴基斯坦学界的交流往来极度缺乏。巴最古老的大学旁遮普大学的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在巴学界享有很高学术地位，但此前却从未接触过中国学者。